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東吴王鳴盛述

綴言一

記言記動

禮記玉藻篇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要之其始雖分書其後必合編故尚書記言而亦閒及於記動春秋記動左傳記言以附益之

正史編年二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即以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分四部隋書唐人所

作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次列編年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定正史標目後既歷敘古者國史紀載職掌收藏遂詳述史記漢書三國志原委此下則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竝有解釋三國志及范蔚宗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竝讀之可知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爲正史編年標目後既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其下言起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命荀悅仿春秋左傳體爲漢紀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

汲郡發魏襄王冢得竹簡紀年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為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漢紀復用編年至竹書紀年出始悟此為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者文義甚明要之並列二體其意則以紀傳為正體編年為別體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為定卽如尚書牧誓篇首冡書時甲子昧爽金縢篇首冡書既克商二年康誥篇首冡書惟三月哉生魄此豈後之史官

所當取法乎春秋或書爵或不書爵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有日或無日說者以爲夫子意有予奪此豈後人所可妄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抑本紀與表即用春秋編年之式而堯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背處若志則又周禮儀禮體也正史於五經已擬其三矣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皇甫湜持正文集第二卷編年紀傳論（此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皆采之）略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

遷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于時之所宜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傳爲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illegible][illegible]極辭不足以垂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司馬氏紀項羽呂后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驅才力焉編年記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舉其大綱而簡于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著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

可復省左史于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緐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莫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必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

制同春秋之是非文過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湜此論甚是孫甫晁公武輩紛紛瞽說反謂宜以編年爲正不亦謬乎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大著作荀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

以學問言則漢藝文志乃其根本隋志舛誤不足信者多若以目錄體製言劉歆班固荀勗王儉阮孝緒輩皆不可爲法必以隋志爲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

史尤爲千古定論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變而已其次則三國志若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未流布也以史漢目爲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郡國志已見前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據後漢書當是謝承或華嶠書若三國吳呂蒙傳之三史則并非謝華所作恐是指戰國策史記漢書說亦見前厥後以三史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如闕駰之三史羣言經目則稱[illegible]之譏[illegible]六經未嘗開卷三

史幾同挂壁見[illegible]唐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亦稱九經三史此則皆指馬班范矣而唐人幷以三史爲一科以此科應舉得第者頗多見唐選舉志及各傳益三史者史家之昔目也三國志則名僅亞之至於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成於唐人之手唐三百年中人著述引此者殊不多見觀劉知幾史通第十卷自敘篇敘其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云云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幷下及於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入史學槩可知矣惟新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

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仲郢之博蓋當時所罕竊謂馬班范史皆僅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乃再者當由三史自幼成誦故一鈔已足非輕三史而重魏晉以下諸史也

十七史

大約史漢三國備于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于唐太宗高宗之世而書猶深藏廣內既無刻板流布人間者甚少故學者所習三史三國而止直至宋仁宗天

聖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書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年幷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方粗就觀校者稱仁宗云云則可見于是歷代事蹟粲然明著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亾逸不完者已無慮三十卷校者各疏于逐篇之末北齊亦多闕者宋書第四十六卷亦闕葢皆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改薛居正五代史爲五代史記乃合爲十七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護十七史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十七史之名始見於此又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

卷係宋王令逢原著載宋史藝文志建中靖國改元弟英州刺史獻可序近日程宗璵據乾道己丑麻沙板刊行宋甫田跋云蒙求非一其便於記誦者惟李氏瀚及王先生令李書舊板罕存坊刻止取其總目而删去其注惟王書僅存按此書剽掇猥瑣無當實學恐未必出於令特南宋書坊僞託耳然即此可見十七史之稱至宋始著李瀚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五代史無傳揮麈後錄言其後化契丹蒙求一卷載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冊晁氏讀書後志有之其書與王令書體例正合如出一手而不稱十七史知五代時尚無此稱劉過改之龍洲道人集贈許從道之子祖孫詩祖孫今年幾年齒兩鬢耽耽垂

到耳讀書要以六經先次第漢唐十七史又呂祖謙
有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此書隨意采掇粗疏
無理疑亦出於南渡書肆冢名祖謙而其爲宋時人
筆則無疑又文忠烈文山文集第十五卷紀年錄文
山被執見博羅丞相文山曰自古有興有廢天祥今
曰忠於宋以至此幸早施行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
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
處說起我今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又有舊板
無姓名讀書隨語剩語各一卷各自爲序井注書中
稱引南宋人而下及於馬氏通考則是元人隨語自

序署湖上逸人題於三十樹梅花閣當爲杭州人剩
語題上章攝提格當爲順帝至正十年其書無標目
毎條末則注所論之書名續語中一條末注云右十
七史通要此書本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分十七卷
雙湖胡一桂庭芳著亦宋末元初人予未見此書而
錢曾讀書敏求記第二卷載之遼金二史皆成於
至正四年宋史成於五年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
而劉昫薛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故宋元人之恒
言凡史以十七爲最備

孫愐唐韻序又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

兩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兼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則十七矣蓋歷代漸積而來至宋方定

前言諸史校成已當英宗之世而須行則直至徽宗時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二卷上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命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

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亾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須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亾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觀晁氏說知須行實已至徽宗而彼時疑尚未刻板須之學官者恐尚是寫本故云民間傳者尚少也但云七史者隋書先已校成想晉書又在前故不及井憲孟南陽人爲四川轉運使以書五十篋贈公武見自序民間刻史似自井氏蜀板始而所刻似尚未有十七史全書

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
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尾曰綬曰華曰恂曰賓臣曰穆曰藻曰洙曰覺曰彥若曰鞏曰攸曰恕曰燾曰祖禹曰安國曰希綬者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宋綬也賓臣者丁賓臣也穆者鄭穆宋史三百四十七卷有傳或云錢穆藻者祕閣校理錢明逸之從子宋史三百十七卷附傳洙者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孫洙宋史三百二十一卷有傳覺者祕書少監孫覺宋史三百四十四卷有傳彥若者趙彥若也鞏者集賢校理曾鞏宋史三百十

九卷有傳攽者館閣校勘劉攽傳亦在宋史三百十九卷別見恕者祕書丞劉恕詳見後燾者祕閣校理安燾宋史三百二十八卷有傳或梁燾祖禹者范鎮之從孫著作郎兼侍講宋史三百三十七卷有傳安國者崇文院校書王安國宋史三百二十七卷有傳希者祕書少監林希宋史三百四十三卷有傳餘存考

明嘉靖初南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世宗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

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
成總爲二十一史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其後當神宗
時北監亦刻二十一史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等
校定閱數十年而海虞毛氏汲古閣又刻諸史則仍
惟十七而已予今亦以十七史爲斷用毛板作讀本
自宋以下不及者皆有所未周而力有所不逮也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東吳王鳴盛述

綴言二

資治通鑑

十七史至宋已備而編年未有全書英宗治平三年命司馬君實編次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七年歷十九年書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爲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爲考異三十卷君實名德篤學所引以自助若劉攽貢父劉恕道原范祖禹淳父又極天

下之選故能成此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洵不愧資治之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神宗御製序今不傳惟章俊卿山堂羣書考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大略君實進表及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爲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薨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捘得公與范

夢得郎淳父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爲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三省以爲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似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爲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似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考亦未的疑似眞公之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羲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

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通鑑問疑一卷郡齋讀書志亦有

通鑑注

劉羲仲述君實之言云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矣楊子雲後世復有子雲元必不廢方今春秋尙廢況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君實以王安石欲廢春秋故發此嘆益樸學不好俗情類然四明黃氏作歷代史表序云蔡京當國幷通鑑版亦議毀之然而不能而强作解事以噉名者又紛紛間出胡三省謂注通鑑者數家皆謬妄幸今皆不傳惟三省注精篤正

總敘歷代以事繫年粲然可攷雖無諸史可也愚謂馮氏此言妄矣紀傳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爲依藉方能成通鑑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胷次邪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司馬公秉性誠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尊反失其本旨

通鑑神宗序

通鑑有神宗御製序前明刻本皆佚去光進書表及

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而諸刻但有進表史炤通鑑釋文開卷即釋神宗序但此書之例仿陸德明經典釋文摘取一句半句釋之故不可屬讀章俊鄉山堂羣書考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録其大略亦非全文疑其亾久矣餘姚盧學士文弨始從宋板掇得全篇刻入羣書拾補中今已行世好事者宜以此序合謝序表并刻補入方爲完美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爲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薨康以毁卒通鑑之學其家幾

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搜得公與范夢得即淳父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爲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前一條內采通考所載容齋隨筆云云即從此書撫入三省以爲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伋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爲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伋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考亦未的疑伋眞公之

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羲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通鑑問疑一卷郡齋讀書志亦有

通鑑目錄

公既成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爲考異三十卷本各自爲一書後胡三省作注取考異散入而目錄仍單行今世所行通鑑莫善於徐氏刻惜無目錄而陳氏刻有之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等又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等此歲名也而

甲乙等十干子丑等十二支古人以紀日不紀歲司馬子長亦從俗取便以日名歲獨通鑑悉以爾雅歲名目録亦然卽此一端見其不苟

通鑑考異

通鑑考異三十卷無序引題䟦目録但每卷前列銜名其銜與進書表銜同每葉板心有萬歷十四年五字此刻書之年下有姓名當是寫書人或刻書人予初疑胡氏散入書中或有遺漏今得此單行刻本未暇用全書對勘姑就首一二卷勘之則絕無遺漏惟原本考異第一卷於漢高后元年欲王諸呂使大謁

者張釋風大臣下有考異一條胡已散入通鑑第十三卷高后元年此文之下矣乃於前第十二卷惠帝三年匈奴致書嫚使大謁者張釋報書下已先載此一條蓋考異此條辨張釋張澤異同胡因惠帝一條在前欲移入又忘刪後條遂彼此複見耳其謬如此而已然則全書皆未必有遺漏或謂陸德明經典釋文後人散入各經注疏遺漏甚多故單行足本可貴考異散入既無遺漏則單行本徒爲贅疣予謂不然古人著述當留其眞面目方見古人苦心只因後生既懶惰又急躁故欲省兩讀胡氏散入誠便予

特愛單行本謹藏之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三十卷宋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眉山史炤見可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馬端臨通考第二百卷皆載之彼先載司馬康公休釋文二十卷於前次載此書而云攷之公休之書大略同而加詳焉葢因其舊而附益之者胡三省通鑑注自序雖譏史炤乖剌却言釋文本出於史炤而公休釋文與炤大同小異者非公休爲之其作釋文辨誤既以炤爲多謬而又言今海陵刻僞託名司馬康之釋

文并蜀中費氏刻通鑑注號爲龍爪本者皆蹈襲史炤故辨之然則炤實掇拾非因舊附益陳振孫云謂呂尙盜陳恒之齊耳憑時行序謂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艱於尋繹見可始著此書若其前先有公休釋文時行安能爲此言通鑑成於元豐七年時行序作於紹興三十年實八十三年故云殆百年此書雖非大醇然時行序云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闘小說精力疲疢積十年而後成又云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

章名世傳後不少未必眞有裨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然則此書非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予偶從吳興書估見一祕鈔本爲之喜劇用重貲購得之

時行序又云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搢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淸卿之曾孫也予寡聞不知三卿何人張晉生等四川通志第九卷眉州人物無史氏三卿其先列三蘇於前後列史炤而云博古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似矣乃炤之字與官

皆不著而又言蘇氏兄弟以師事之則大誤時行序言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則紹興三十年尙在安得有東坡兄弟師事之之理葢未見釋文及序而傳聞之謬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釋文辨誤十二卷胡三省譔愚謂炤之學誠不及胡所辨大抵皆是也但胡注通鑑取史語甚多今未暇以全書對勘姑就前十餘卷勘之大約每卷輙有三四十條此內太半因兩家同取史記漢書舊注所以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則一一著之

置勿論其少半竟係胡之竊取史矣即如開首威烈王標題之下史云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此係胡即取之而沒其名此類不可勝數然猶曰字數少或偶合未必盡勦襲亦姑置勿論至若第三卷愼靚王五年猶豫注百餘字十七年堅白同異臧三耳注二百四五十字胡注皆同史如此類十餘卷中已有數條豈得云皆偶合非勦襲乎又若第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樂毅與燕王書有伍子胥盛尸鴟夷事胡注亦與史同考此段通鑑采自史記樂毅傳而史記此

處裴駰集解無注史炤則采伍子胥傳裴駰所引應劭語又因此事見國語更引彼韋昭注且於應韋語倒易增益之而胡遂全取其所采用及倒易增益者其爲勦襲顯然如此類頗多舉一以見之且胡之取史炤沒其名予所勘十餘卷中惟有十一卷漢高帝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注一條載明炤名然又詆其擇不精語不詳此特欲援之爲呵斥地耳更可怪者蜀本注胡既知其爲蹈襲史炤而力言之乃第一卷烈王三年韓嚴遂令人刺韓廆并弒哀侯一條下史炤因通鑑於安王五年先已載聶政刺俠累事而於

此又截人刺韓廆分而爲二史記年表世家亦然刺客傳則從戰國策合爲一事故詳辨之約二百三四十字胡全取之乃詭移作蜀本注不言出史炤因史炤此條能剖折異同有益考證恐顯炤之美遂稱爲蜀本注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刱音釋實屬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既攘取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用心私曲却所不免後人遂因胡之辨誤欲廢炤書今幸尚存而無鏤板恐終歸泯滅

通鑑胡氏音注

史釋功在草創究尚麤疏至胡三省注始成鉅觀可云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三省自序述其父好讀史於淳祐癸卯命三省刊正諸家通鑑注之誤乙巳父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之業而史學不敢廢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必以自隨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爲廣注九十七卷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又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

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散入各文之下訖乙酉冬乃克轍編按癸卯理宗淳祐三年乙巳淳祐五年丙辰寶祐四年庚午度宗咸淳六年乙亥瀛國公德祐元年丙子德祐二年卽益王昰炎元年乙酉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也三省之父委三省以刊正誤注其時三省年雖甚少亦必在二十以外或三十自此以至元之至元乙酉凡四十餘年其時三省約已六十外或七十方得成書元袁桷清容居士集第三十三卷述其父洪師友爲淵源錄言三省注通鑑三十年者自寶祐丙辰始下筆自丙辰至

乙酉恰三十年也延平廖公當爲廖瑩中賈似道之幕官也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似道帥師次蕪湖軍潰奔還揚州事見宋史第四百七十四卷明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第一百八十七卷及元四明陳桱通鑑續編第二十四卷三省蓋參似道軍事丙子元兵順流而下五月破臨安瀛國公出降故云浙東始變云云也注成上距臨安破宋亡恰十年

胡注本只九十七卷自爲一書不載本文但摘取數字或數句釋之至亂後書亡重作始散入蓋初意本仿史氏後漸宏博不欲因仍故也自序之末稱乙酉

十一月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磵蠖居袁氏塾淵源錄稱其釋通鑑兵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乃手鈔定本與自序合則梅磵蠖居即袁氏塾也淵源錄又云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按胡於注成後又作釋文辨誤自跋署丁亥春則在乙酉後二年而已丑又在其後二年元混一天下十年矣寇作者土賊之竊發者也蓋胡於此書用力可謂至勤而所歷困阨亦至多得傳於後世爲至難

胡學長於地理以闢氏若璩之卓識亦極推之而其餘一切亦略皆貫通似道雖姦臣三省參其軍邦於

大節無害自序云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勸北學於中國嘗有志焉然吾衰矣此未嘗仕元者也則其立身出處亦無瑕玷如此人史家自當入儒林傳乃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秉筆者多浮薄文人不重實學皆不爲立傳浙江通志第一百八十一卷文苑傳但言終於朝奉郎不詳其歷官本末盡但據其通鑑自序雖言所著又有竹素稿一百卷想已久佚事迹零落不可得而詳也進士出身後游宦淮上當是簿尉之流從軍既以不合罷似道不肯拔擢故所得朝奉郎而已宋史一百六十八卷朝奉郎正七品至自

署天台身之父淵源録亦云天台人而通志則云寧海人又有三省之姻友四明陳著著譔本堂先生文集稱三省字曰景參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舉正一卷吳趨陳景雲少章譔少章長於稽覈所舉皆確然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雖題曰通鑑實是泛考古今地理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典要足與胡三省互參在宋人考證書中爲有根柢者

通鑑答問

通鑑答問五卷亦王應麟譔與通釋俱刻附玉海後王氏之學主於考據此編却純是空議論至西漢宣元而止實未成之書

稽古録

稽古録二十卷亦君實譔起伏羲神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其書成進御當元祐初距通鑑之成甚久朱子嘗稱賞之刻之長沙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十卷目録五卷劉恕譔自序述其於治平

三年司馬公受詔修通鑑始蒙辟實史局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以編脩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隷局中嘗思書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考古莫知適從欲以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爲前紀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了義仲書之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編通鑑前紀家貧

書不具南徼僻陋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譔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

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佗日書成恕不及見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後紀故并前紀改名外紀但前言始包犧後言始共和今觀其書實始包犧臨終昏亂語多參錯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馬公作外紀序云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按北宋筠州爲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即府治臨川縣則今撫州府治與高安亦相近若萬年縣者恕自署云京兆萬年乃今陜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饒州府亦有萬年縣則係明置非此萬年也恕之史學實爲宋人

中翹楚今觀外紀之爲書似無甚可取者蓋恕自治平初即助修通鑑至熙寧四年前後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馬公辭潁川歸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即以此時歸江東江東即筠州與洛相去甚遠似不能與修書事其實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馬光本傳光歸洛後凡十五年不與政專務修書而恕雖遠遥隸局中則於家中修纂郵寄者必多況本傳又言恕歸里後又嘗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於道得風攣疾然則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司馬序又云英宗詔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士誠多至

專精史學臣惟識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觀之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恕卒於元豐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鑑成果不及見矣所著五代十國紀年已不傳所傳唯外紀而此書不足以盡其藴恕之學幾不甚著於天下後世予故特表出之

司馬公外紀序文集乃作十國紀年序大誤五代十國紀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屬其門人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天台人作也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

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四語全書體例已盡此序孝宗乾道八年壬辰作至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朱子之門人李方子與眞德秀同刻於泉州朱子卒於慶元六年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幷爲朱子未定之藁又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金華王柏始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眞出朱子否假令果眞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有不同是皆大可疑者

陳景雲曰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趙師淵成之趙氏史學視温公書局中二劉范氏未知孰先孰後且以一人獨任其採節豈能悉當況又非身侍講堂隨事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觀也則分注未必盡經朱子之目矣景雲此條是所作綱目訂誤四卷學者觀之可以隅反以師淵較二劉判如玉石景雲猶作恕詞

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義例云宗沐書與薛應旂書同時出而各不相知故其書同名惟薛省資治二字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必免或政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

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起例王氏此論是溫公書蓋未嘗無提綱挈領之處特其意惟在乎按年編次據事直書而不在乎立文法以爲褒貶至綱目方以此爲事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建安袁樞機仲譔宋史第三百八十九卷樞傳云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趙與簒序云通鑑以編年

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脉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邊窺其津厓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故本末者通鑑之戸牖也今考此書分通鑑爲二百三十九事一事爲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若乃有通鑑又有金履祥之通鑑前編有綱目又有南軒之綱目前編而且有通鑑前編又有沈朝陽之前編紀事本末蛇足不已則吾不欲觀之矣

通鑑節要

通鑑節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崇安江贄叔圭之後人有名默者遊晦菴先生門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嘆又有名淵者附益潤色之刻於嘉熙丁酉有廸功郎邵武軍邵武縣南尉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江鎔序愚謂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自通鑑目錄稽古錄外如慈溪黃震東發古今紀要十九卷豫章南宮靖一仲靖小學史斷四卷書成於理宗端平三年之類亦已多矣乃江贄先有此鈔掠剽擬之作想晦菴必不賞嘆及此江鎔序云爾恐不足信入明而如此輩者益夥三家邨夫子頭腦冬烘授徒多服無

以遣日勤欲操筆削之權纂史自娛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也

史通

史通二十卷唐劉子元知幾著評史家得失有精確者有苛碎差謬者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贅知幾自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商榷史篇遂盈筐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榷之義亦竊取之文選第二十八卷陸機吳趨行結句商榷爲此歌李善注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榷麤略也言商度其麤略也說文卷六上木

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商度雖僅麤略而初學觀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又司馬溫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可見商榷乃史家語若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南史庾肩吾傳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與毛本誤作言今從王氏懋竑改子建一共商榷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句云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榷柳河東謝楊尚書寄郴筆詩序云今要商榷使盡其功則凡論文藝者皆

可以商榷言之又顏師古漢書敘例云不恥狂簡輙
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榷揚榷卽商榷之意
史通自敘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于時
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乎弱冠
射策登朝思有餘閑獲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
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予幼攻四書
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
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
爲惟以考史爲務故每卷輙白題曰某述亦竊比述
者自命之意云考禮記樂記篇云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注云述謂訓其義也疏云作者堯舜禹湯是也述者子游子夏是也此雖據禮樂爲言不據史籍然史籍所載禮樂居其大端知幾不敢作史而自居於述意在斯乎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子之聖言猶如此後學可妄作乎然則知幾之自命曰述任也非謙也又論語雍也篇云文勝質則史衛靈公篇云吾猶及史之闕文誠能有疑則闕事必紀實自無文勝之敝知幾雖有踳駮要爲有意務實者故予竊比之

歷代建元考

歷代建元考兩冊秀水鍾淵暎廣漢輯王氏玉海所載建元已備而鍾氏此編采前人辨證極詳自歷代外僭僞異域及道經所稱畢收就予所見其爲鍾所遺漏者惟遠西艾儒略西方荅問所載意大里亞國吳爾巴諾一名而已此書未刻予從陳樹華芳林抄得著之以諗考古者

紀元彙考

紀元彙考五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輯堯至共和姪經所增已見前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而竹書紀年則

五年祖丁在位三十二年而紀年則九年南庚在位二十五年而紀年則六年陽甲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四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而紀年則三年小乙在位二十八年而紀年則十年祖庚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十一年共和前本無甲子而紀年晉人僞造兩者同是捕風捉影所以不合至周滅商之年此云在己卯予以周易乾鑿度及國語推之實歲在辛未非己卯說詳尙書後案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庚申直至癸酉爲共和十四年而此則以庚申爲周厲王之三十八年直至癸酉爲厲王五十一年則

去共和之名此後世書生之見

諸帝自唐以下皆稱其廟號爲某祖某宗無廟號者方稱其謚法爲某帝其餘即宋端宗猶稱廟號也自唐以前則但稱爲某帝已爲自亂其例而其中又有不畫一者如劉宋稱高祖不稱武帝

晉懷帝乃惠帝弟而誤作子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九月改元神功此漏去中宗神龍元年誤衍四字昭宗乾寧元年誤作乾符五代唐愍帝誤作愍宗下小字明宗養子誤作明帝元順帝誤作順宗大約多有傳寫之誤

補歷代史表

補歷代史表亦萬斯同季野謂十七史無表者咸爲補之序稱六十卷而今刻止五十三疑尚有未脫藁未付梓者季野生千數百年下追考千數百年上事臚而列之誠爲快舉此種史學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季野但擇其無表者補之餘則置之不無遺恨如唐宰相有表而中葉以後相權分於翰林學士當時謂之內相此亦當表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爲所撓並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

中尉亦嘗表至方鎭有地無人尤屬缺事說已見前

若乃三公三師宰相大將軍雜號將軍司隷京尹總

爲將相大臣刺史牧尹都督節度總爲方鎭不復曲

別分析懼累墜也曹魏始有尙書中書侍中三省長

官以後其名遞變而五代又添崇政院使樞密使三

司使各因其時也非季野之博通而妙于鎔裁不能

有此

熊方後漢書年表季野若見之則不須重作卽有不

同著其說可矣因未見熊書故別自作東漢諸表熊

方惟有同姓王侯異姓諸侯百官三目季野於同姓

王侯與熊方略同而異姓則分外戚功臣宦官為三百官則分將相大臣與九卿為二熊方之得失前已論之矣季野之分析俱無不可所嫌者未見熊書也熊氏槩言將軍而季野則分驃騎大將軍建威大將軍建義大將軍征南大將軍征西大將軍强弩大將軍虎牙大將軍横野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建武二十七年改官制後以大將軍移入三公又分為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將軍而以督設之征西將軍附入次則度遼將軍至獻帝時又有更易一一具列之較熊為密若乃季野於功臣但取雲臺諸臣所附益不

迺馬援以下中興之著者而能於異姓諸侯下至建安延康雖熊氏獨表一代取其周備季野通表十七史毋庸泛列兩者義各有取然季野別作漢季方鎮年表入之三國今計漢末惟州牧刺史爲重封侯反在所輕季野之理較長

南齊諸王世表高帝子首豫章王嶷次臨川王映次長沙王晃次武陵王曅次安成王暠次鄱陽王鏘次桂陽王鑠次始興王鑑次江夏王鋒次南平王銳次宜都王鏗次晉熙王銶次河東王鉉據史銶在鑠之前鏗在鋒之前鉉在銳之前三人序次皆誤又嶷之

子子廉封永新侯而此云未封卒亦誤條件既多自不能無小失聊一摘之餘未暇詳考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